

【蒋峰作品】

恋 | 爱 | 宝 | 典

long live love and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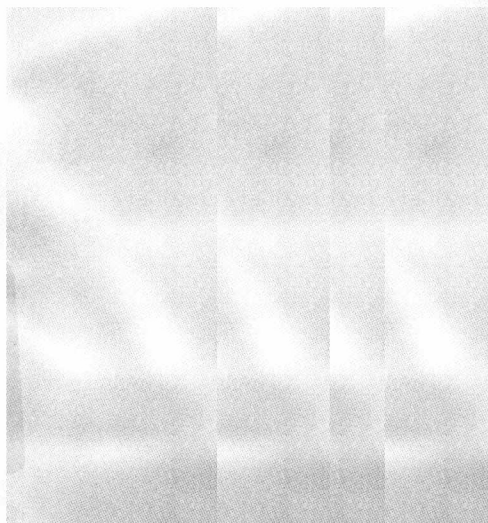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蒋峰作品】

恋 | 爱 | 宝 | 典

*long live
love and literatur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宝典 / 蒋峰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438-6078-0

I. 恋…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705号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 数: 521千字

印 张: 26.5

印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马中才

装帧设计: 

ISBN 978-7-5438-6078-0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献给姥姥，愿您在天国安息，我们都将去那里。

老公，我梦见你送我本上面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塔塔小朋友的书。我感动得直哭。
可是一看里面，写的都是特扯淡的破事，跟爷一点儿挨不着边，就让你丫把书吃了。

——Tata

Contents 目 录

long live love and literature

001 · 007 · 015 · 035 · 043 · 073 · 081 · 105 · 119 · 141

- 壹 开场及次开场
- 贰 《恋爱宝典》的由来
- 叁 第一次真那么重要吗
- 肆 《恋爱宝典》的编外笑话
- 伍 我们为什么会分手
- 陆 关于献词及出版的奥运效应
- 柒 失恋后你会怎么过
- 捌 歌德与汪曾祺，爱与文学不朽
- 玖 还有人相信一见钟情吗
- 拾 精神恋爱靠谱吗

long live love and literature

167 · 243 · 257 · 301 · 327 · 333 · 361 · 375 · 385 · 395 · 401 · 407 · 413

- 拾壹 人们如何才相恋
- 拾贰 《恋爱宝典》预热宣传
- 拾叁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温床
- 拾肆 恋爱中的死亡情结
- 拾伍 《恋爱宝典》的修改意见
- 拾陆 分手后你们还会上床吗
- 拾柒 Sasa! Sasa!
- 拾捌 你在无爱的期间做什么
- 拾玖 我们最爱的那一刻
- 贰拾 求婚的最佳时机
- 贰拾壹 携手走进婚礼的圣殿
- 贰拾贰 跟每个恋人说再见
- 作者后记

1

你不是一直这样吗，只要是书就看不进去。你男朋友的书不读还过意不去，装模作样拿来翻翻，比吃药还快，书名五个字儿你读仨就能睡着。你问我写这么多累不累呀，读着都犯困。我说又不是字帖，俩字儿的书你买呀？你说你给我讲讲得了。我挺心寒的，Tata。我并没指望你对我的书有多大的兴趣，但也不希望你把文学看成特没劲的一件事，我生命中七成的欢乐与痛苦都源自我的和别人的书。不过我还是问你想听哪本，我给你读。你继续奇怪怎么有闲心写这么多本。这不他妈废话吗，就写一本你养我呀？

你吃软了，意识到这可能会刺痛我，你软软地问，那为什么杂志随手翻哪都能看，书就不行呢，读哪哪烦，你说你没见哪个咖啡馆不放杂志，放书的。我今天再告诉你一次，Tata，杂志浅，把理说前面，看不懂，后面再跟你扯十来个真事假事，漏掉哪个问题哪个事不耽误你理解；按理我该在分号后工整地说一句——书深，但这个人人人都知道，就是没几个人相信。我说书整，没那么碎，从头到尾就讲一个事，写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第十一章怎么写，所以不从第一页仔细读，你进不去。

那读进去有什么乐趣呢？

简单点的乐趣就是你在第十五章看见有人把衣服挂墙上，重新过一下你会想起钉子是第三章敲进去的，这是个难以言喻的快感。说大了，就是悟理，杂志是硬跟你说理，书是你悟到了一个理。

直接说出来不更省事吗？

一是有些理不好说，说出来你也不明白，借故事就好表达了；二是故事带着理，感染了你效果会更好。

现在还有人傻成那样，花钱买本书，还得找个清静地方，一脸虔诚地听你说故事吗？

这是你说的，Tata。谈话到此结束。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因为这句话恨你，要是无稽之谈早就一笑而过了。但是这句话太真实了，像站前的大钟每到整点就敲打我一回。你走后一年多我什么小说也写不成，我一遍遍地写开头，每到几万字就撕掉重来。我观察我的每个朋友，那么多，几乎全部都是那种不看书的主儿。我的出版人同学天天都在预测我何时能畅销，名声大噪。虽然我真诚地认为名利无法解决我的痛苦，但是畅销会令我拥有众多虔诚的读者，他们将会留意我在文本中的暗示、隐喻、双关等，并从中寻到乐趣。

我把我写废的所有的开场都编上号码留下来。我老惦记你说人家不傻，又有那么多事要忙，前两页没意思就放架上算了，浪费一本书钱也没什么。

编号 45 开场我特意讲了个笑话放在首页：

大白熊问小白兔，你怕脏不？不怕！你怕臭不？不怕！那你怕掉毛不？不怕！于是大白熊抓起小白兔就擦屁股。

接着我再挺酸地感叹这就是我，几乎没缺点，不怕脏累，不辞辛劳，没人愿意干的事儿只好让我干了。

编号 67 开场我上来就说隔壁老王死了，然后问读者你猜是谁杀的，你猜，你再猜。其实我也不知道。老王不是这本书里的。

编号 89 开场我写连锁诅咒信，我说如果你读完前两页还没有立即买七本送给你认识的人，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小心行事，噩运会在这一百六十八小时随时降临你头顶。我没恶意，我以为挺好玩的，还是你愿买不买，可是我的出版人同学担心那会使我的书跟邪教读物一同锁进书店的地下仓库。

到现在为止我最满意的是上一个，编号 99 开场，也不是很满意，不然我不写这个。在那里第一行我恭敬地写道——你太牛了，那么大一书店，居然把这本书找出来了。的确，我的书一直都特难找。

Tata，你肯定又骂我矫情了。再给次机会吧，让我最后再把自己比成牧师，我走进教堂，站在布道台，翻开《新约》，清清嗓子，抬头往下一看，Oh my god，全你妈异教徒。可是，可是你们来这儿干吗呢？脊梁骨发凉，在台上想了十分钟也找不到好的开场。他失语了。

你猜这个是第几号开场，你猜，你再猜。

听你的，这本书事多，按杂志的写法，先说哪都成。从2005年讲吧，我之前在上海待一年，做出版，没我的编制，没三险一金，所以叫特约编辑，意思是一有活儿就约我。可是白天黑夜都有活儿，仿佛上半年的北极和下半年的南极拼在一起，一年四季的极昼。我打算不干了，去长沙。MSN签名是老子要闪了，请我吃饭的以后算利息还。于是张珏来了，他没钱，还特想送我。我朋友都是又穷又仗义。我请他吧。这名字是不是得加重，好像是你和我之外上来的第一个角色，又进了小说的模式，我真不适合写杂志。

跟他一起来的是他痛苦的失恋的过渡期的女友，头冠三个定语的女孩自己长得又高又瘦，我没记住名字，好像他们也没处多久。第三个出场的是我当时的女友郑婷婷，她读书，走不了，我也没打算带她走。我没跟你讲过她，我没跟你讲过任何一个女友，我没讲我是从哪来，到哪去，讲这些没意思。我以为我已经用行动表明我此刻正在这儿，就在你旁边。你呢，是不是感觉不讲这些就没什么好聊的了？从初恋到初吻，从初夜到初次怀孕，你能在不用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一口气讲出两支足球队，而且是带观众的比赛。你知道吗？我当时喜欢你，内心催促自己尽快爱上你，我闭眼俯身吻你，一抬头就看见工人体育场坐满了我的前辈们。

当时我们四个坐在古北路一地摊喝酒。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原来你丫前两年就是大排档德行。来世吧，下辈子我也学前辈们卖大米挖煤倒假烟。古小说常有一词叫酒过三巡，下句接什么都行，我们是上厕所。大排档哪有这个呀，我俩穿过一条街，找个黑点的地方，只要不抬头的那种，张珏低头问我提分手了没，郑婷婷怎么办，他说不管到哪，从百度，从出版社，从朋友那儿找我并不难。

“至少也能找着你爸妈。”他一定觉得这玩笑特逗，自己呵呵笑个不停，好半天才意识到我没笑，他大笑转而苦笑，“帮你说点什么吧，打个预防针。”

回来后又是酒过三巡，他光夹肉，就是不提这茬，还时不时问郑婷婷我走了她怎么办。郑婷婷就捅着我问你问他你问他。老板打烊催账，看我不掏钱他着急了，慌忙把他女友的手握紧，以呼唤的声调喊她的名字。那女孩叫什么来着？

“亲爱的，亲爱的，”他开始了，“我们一定要记得2005年的春天我们正在相爱，即使你五分钟后就跟我提分手。”他好像真醉了，说了个即使，后面没跟也。

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是我跟你讲这一段的原因，他说希望百年以后，他的墓碑正面刻着张珏，大大的红字，宋体字，孤独而血红的两个字，背面刻着生前爱过所有，所有的女孩的名字。

她把手抽出来，感动而不解：“干吗讲这个？”

“我是说，我是说，”他又要深情了，“我终于确定墓碑背面要有你的名字，我刚刚发

现，”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那三个字，但我们也知道他在把感情酝酿足，“我爱你。”

“能刻得下吗？”郑婷婷问，“那么，那么多。”

“刻小点，”我说，“我去那卖放大镜。”

“等会儿，”那姑娘站起来，指着张珏，“我都让你搞十几次了，你才发现你爱我？”

就卡在这儿吧，黑屏，一声耳光的清脆。屏幕重新亮起是我悲伤的脸，我说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我还心高气傲地觉得青春太漫长，爱情太短暂。离开上海我又与陈静馨、刘妍相恋，之前是笑笑，后来是你，咱们也完了，就是现在的 Sasa，我也有些失落地明白她肯定不是我墓边躺着的那个。就在上个月，一个雪后的下午，我站在阳台往外看，恍惚中我的墓碑孤零零地，跟插在白米饭里的筷子似的立在荒野上，嗯，可悲斯基，旁边真有一租放大镜的老头。

我今年二十四，刚过完第二个本命年的生日。没告诉什么人，几个陌生号码发短信祝我生日快乐，估计是不忙的还有闲心看我书的读者。那些曾经爱过我又恨过我的女孩没一个发短信来。反倒是刘宝算朋友，前两天忽然约我吃法国菜，快吃完时他问我带钱了没有，因为他过生日。既然我付账，我们干脆又要了瓶红酒，把我生日也补了。就我们两个人，我给他过，他给我过。

我以为我到二十四岁会有相当的文学造诣，可是十四个月以来我一本书也没写成，想把写废的文字编成《开场集》却没有人肯出。躺在床上我整夜地思考我满腹的才华该如何释放。我翻身，踢被子，失眠，数绵羊可以一直数到北京城装不下。我用锡纸把窗户贴上，堵住每一束阳光才能勉强入梦。醒来后我便目光呆滞地躺在沙发上仔细检查，有没有曾经的爱遗落在屋子里。

我越来越肥，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刚吃掉以前的我。刘宝分析在石油耗光的年代我这种超标的人会与不好吃的动物一起被生抓进铁锅炼石油，我的灵魂将烧成汽车尾气在这个城市轻舞飞扬直到被粘在臭氧层。悲伤的夜里我梦见一点点徒手挖土把自己深埋地下，更悲伤的夜里我梦见自己又不安地从地底爬出来，绕着我的墓碑顺时针走一百四十六圈，又逆时针绕八十七圈，然后问自己这到底算二百三十三圈还是五十九圈。

我快要疯了，Tata，我艰难进食却止不住地呕吐，我试图入睡却整夜整夜地制造绵羊，我打开冰箱把里面所有包装袋撕开撒在地上让豆豆吃掉。仰望夜空我对豆豆讲我们的灵魂最终都将依附在那里，一种黑色的售价四块五的 97 号灵魂。我看见有人在我的墓碑后面刻字，我所有的爱，所有的名字，那么那么多，动不动就写错，我一遍一遍地下山上山背石板刻墓碑，然后把名字写错。你的位置我也想好了，第二排左数第三个，Sasa 的右边，点点的下面，你的上下左右都是爱。

注意了，你，Tata，你被点名了。不管你将来是否愿意来我的安息之所放束花叹口气，

但你要清楚你已被刻在这里，铭记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不管你此时怎么不待见我，怎么讨厌我，你必须得承认一年前我们曾那么相爱，那么难舍，你肯定也和我一样，痛苦地熬过那个干燥的冬天以及形单影只的平安夜。扉页的短信留到现在真不是准备寒碜你的，你不能否认你曾对这本书的作者毕竟动过那么一点点情，而且他真的是在以此为傲，永志不忘。

《 恋 爱 宝 典 》 的 · 由 · 来 ■■■■

3

好像这种书信体小说都是带日期的，前面有个栏头——Tata 什么的，后面是年月日，好弄清楚两封信隔多长时间。书信体的节奏一般是开始三五天一封，讲两人相识，一种模糊的友谊；中间是一两星期写一次，故意让两人轨迹不交叉，各忙各的，借此展现当代社会风貌，笔锋一转，却发现思念挥之不去；为了将情节及情绪推向高潮，最后爱情中的弱势人物恨不得一小时发一封，信也越来越短，从三五页到电报文，直到我死了这三个字。说正题，2 和 3 相隔两个多星期。

两个礼拜也没干什么，写一闹鬼的短篇，到七千字就卡那儿了。挺没劲的，就讲一桌子人吃饭，多一空座，一副餐具，酒过三巡——你看，它又来了——有人发现那空杯子里居然有酒，而且在不知不觉地减少，于是大家就认为他们死去的朋友回来了，以往小规模聚餐都是有他一个的。我不写神秘小说，酒是一个朋友的恶作剧。往下讲更俗了，鬼是死于非典的同学，其中一女的五年前还跟他恋过。那时感情特单纯，现在大家都很乱，于是大家就很感慨地被酒精带回到纯真年代。挺浅的一呼唤纯爱的东西。我最近可喜欢纯爱主题了。我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性生活了。

不过没写下去。刘宝提醒我 80 后文学登不上台面，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群像的刻画，就会弄两三人那点事，人多嘴杂就乱，要不然就拖沓。自然他会跟我打赌，我也试着赢他。就写一顿酒，谁都上来说，真实点，讲点纯爱讲点乱交，中间再有人去上洗手间吐，吃鱼还吃出根头发丝。可是一半儿就写不下去，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读吗？在乎什么是群像吗？

于是第二件事是请刘宝吃饭。他说得多叫点人过来帮我练群像。我说不用，下次你请客再说。第三件事是给你发邮件，那么长，那么深情。你又被点名了啊，Tata，我没做成第四件事——我没收到你的回件。

4

出版人同学请我吃饭，接一活儿，说是给诺基亚本色什么型号的手机写一本本色主题

的小说。我乐了，他给我的活儿他抽两成，可是这种活儿万一不给钱，送一手机怎么办呢？我说最近在读黑帮史，可以从美国 19 世纪的情人节大屠杀写起。就是一伙黑帮冒充条子在另一伙黑帮交易毒品时闯进去，放下武器，面墙搜身，接着冲着他们后脑勺一人一枪。他直摇头，却说有意思。

大学巡讲，西部，成都、重庆跑一圈，费用由联想笔记本电脑公司出。

“我没讲稿。”

“写一篇就可以。”

“一篇稿子读个十几遍，我会把自己弄吐。”

博客，要更新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躺在沙发上，思考能源危机。

“我跟他们主编说好了，只要更新，有话题，就编辑到首页上。”

“那有什么用呢？”

“增加你的知名度，显示你是一个有深度的作家。”

“我要的是读过的人会喜欢、欣赏我的书，没读过的就当人生遗憾了。”

他不说话，只吃羊肉，他一定恨死我了。

“我开始写长篇了。”

“真的？”他眼睛都放光了。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Tata，人家觉着你不正常，离你远点儿。这时候你说你吃药了，人家又和你亲近起来了。

5

再点你一次，Tata，你还没回信。你号码停用了。你老换，我这样的前男友很多吗？我没长篇写，距上本书完成已经十五个月。《为他准备的谋杀》每到五万字，就重写一次，就好像小时候玩魂斗罗，明知道会死在第三关却还乐此不疲地有空就玩。再过三个月是一年半，之后继续耗六个月就是两年没写书，我少年时立志写小说那会儿曾想象过完成作品的乐趣，这个后来体验到了，挺美的。但是我当年没想过写不出来会有这么焦虑。

焦虑，像浸在身体的湿气一般令我四肢无力。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有时候我真想你，或者任何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跟白裙仙女似的降落在这里，不一定说话，就靠在沙发旁，我能抓着她的手，安稳睡去，熬过漫漫长夜晚。可是你不会来，还得爬十二点就没电梯的十四楼。你会一脸烂漫地疑惑不是又有什么需求了吧。还真不是，Tata，我只是想借个夜晚回到从前爱着的状态，好像所有怀旧都像滤镜一般把好东西留给了记忆，旧时光

是个美人儿。你来了，我不能保证不碰你，如果真有那种事情发生，应该也不算身体需求，我说了，焦虑令我对任何事不提劲。

我知道艾·巴·辛格初到美国十年没写出东西。坚强的作家，如果是我也许第九年就改行或自杀了。完全陌生的英语环境在折磨这位意第绪语作家。我到北京后也没写出来，这也是语境问题吗？听说余华写《兄弟》前也这样，焦虑不安，推掉可以推的社会活动，每天上网一小时，其余时间全躺床上看天花板。我不喜欢余华的作品，后来接触到本人喜欢一点了，现在更喜欢了，他和我一样也曾为写作焦虑过。

出版人同学问我新长篇写什么。我没底，我以为你能回信，再看情况怎么往下写，哪怕回封骂我的信，比如你丫神经病吧别你妈跟驴打滚似的咬一口就黏牙敢把爷和你那点儿事儿写书里看爷不抽死你丫的，这都行，真的。被你抽几巴掌也比现今生不如死强。

“新书写什么？”他又打电话催我。

“书信体。”

“就是你给人写信？”他显然很失望，“不好卖啊。”

“我可以把日期和收信人去掉，做成那种一节一节的小说。”

“嗯，”他得想想，“什么题材的？有时代精神吗？”

我的出版人是一位很有文学追求的同学，他最推崇《今夜有暴风雨》或《孽债》那类知青小说，虽然他并没下过乡，他还小。可是，时代的年轮啊，怎么就没从他身上轧过去呢？

“有。单身，恋爱，失恋，单身，再恋爱。”

“我说你能不弄那些青春题材吗，历史最终会把你给淘汰的。”

“对青春怀旧行吗？”

“再加点社会问题，你们这代人的，房贷，工作，离家在外那种失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没钱，但我也觉得这是个事，就是有车有房也对解决我现在的痛苦毫无裨益。”

“但一个好作家不能只关心自己。”

“有机会我会写点公益小说，不随地吐痰，不横穿马路什么的。”

“让我再想想，”他其实是去客厅找烟去了，火机啪地一响，他又说话了，“书名叫什么？”

“塔塔。”

“什么？”

“T—a—t—a。”

“那是什么？”

“收信人的名字。”